

徽道

王祚宏◎著



细腻再现徽商、徽文化传奇
颠覆性重塑徽州女性形象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徽道

Hui Dao
王祚宏◎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道/王祚宏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96-4655-8

I. ①徽…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0772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封面设计:马 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33.5 字数:500千字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古语凝印象，轿子是自昌化城外不久就上了山路。

这大半天来，山道上摇摆不定的轿子，让她不得不时时保持平衡，一路颠下来竟腰酸背胀得难受。加上燠热的九月仲秋天，担心昏昏欲睡的儿子颠出意外，只得紧紧搂在怀里抱着，贴着儿子的前胸就汗津津地腻得难受。





古语凝印象,轿子是自昌化城外不久就上了山路。

这大半天来,山道上摇摆不定的轿子,让她不得不时时保持平衡,一路颠下来竟腰酸背胀得难受。加上火热的九月仲秋天,担心昏昏欲睡的儿子颠出意外,只得紧紧搂在怀里抱着,贴着儿子的前胸就汗津津地腻得难受。

“稟主母,听轿夫说进徽州地界了。”轿窗外,柳真遂气喘吁吁地通报。

这就进徽州了!虽然不清楚前面等着她的是些什么,但这里是夫君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自己的祖居故里,一份油然的亲近感丝丝缕缕涌上心头。

轿子颠簸摇摆幅度明显地大起来,古语凝知道这是走在徽道上了。

无数次听夫君说起徽道。在夫君嘴里,这徽道因古老沧桑而充满了太多的神奇。她又紧着搂了搂儿子,腾出一只手来,忍不住掀开细篾轿帘朝外看去。这一看,只觉得心一下子被掏出喉咙,不由“啊”的一声惊呼。

在苏州平原水乡长大,见过最大的也就数虎丘和太湖边上的山丘山岭,几曾见过如此一峰垒着一峰赛似扑面压来的大山,以及前路看上去就像是刻在悬崖上的梯道。这样竖着朝天上排去的梯道,最多也只是见过画上画的,亲眼见后真的让人肝胆皆惊。悬在半虚空的山道,好几处线一样牵上鹰嘴般的断头点,不错明珠也看不出那芝麻点大小的鹰嘴里如何铺排出路来,还能走进走出?收回朝远处看的眼神,又是一番惊魂不已。只见正走着的梯道,也就两尺不到宽窄,却是全由崖壁上凿出来,好几处看似断头的地方,转弯的险峻处仅尺把多宽,轿杠都没法顺过来,遇上这些地方,听到轿夫的喘息声也就格外粗重。轿腿不时磕碰崖壁,让母子俩直晃荡,每一次的晃荡,都有在苏州听到日本人飞机空袭警报时的心里发紧发虚的感觉。悬崖下隔着缕缕水雾,是望一眼就全身眩晕得不住打战的山涧,曲里拐弯的山溪穿行在大牯牛般的乱石间,砸出片片水花,撞击的水声,在几十丈高的山道上听了心里也直发慌。

好在不时听到柳真遂叮嘱轿夫“慢些”、“稳住”的沉稳叫声,心下略觉安定一些。

由柳真遂她想到跟在后面的碧湘。小丫头也是苏州长大。自己见了徽道的这一番心惊肉跳,还不知道她会吓成什么样?

她隔着轿窗喊来贴住崖壁走着的柳真遂,紧声问起碧湘怎样。

柳真遂喘息着回道：碧湘早让山风薰睡着了，抬着把她卖了怕是一时也醒不来。古语凝心里又是一番感叹。

毕竟还是孩子啊，说睡就能睡得着！

她嘱咐柳真遂关照后边轿夫注意碧湘安全，自己心里则翻江倒海地总是那份挥之不去的惊悸。

离湖上岸三天了，那些让人揪心的日子却仍然就在眼前。

那是古语凝长到二十多岁从未见过的惨烈。

先是满目都是前线下来的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接着又是满目与伤兵擦肩而过开去昆山、青浦和上海那边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伍。日本人的飞机一天十多次飞临苏州上空，炸弹就像下汤圆，带着撕裂空气的啸叫朝下掉，好好的城市被炸得像一块撕碎的尿布。那一溜扔下的炸弹，不是追着行进中的国民党军，就是撵着四散逃难的百姓，街上天天狼烟四起，难民哭天喊地，不时传来熟悉和不熟悉的邻居死伤的消息，日子过得天天像在油锅里煎熬……

好在夫君协助会馆里的汪会长早些天做了安排，以两人的面子和二十根大黄鱼与湖老大齐天啸谈好，远离铁路和交通要道，在太湖湖心的三山岛联系了一个去处，又花了大价钱挖了防空洞，接来苏州城里的徽商和散在城里的徽、苏两地名士，一家子才得以暂时安顿下来。就这样，也没能躲过日本人飞机轰炸，三天两头就要钻防空洞。

真是些命都难保的日子！刚看到日本人飞机的黑影子，那炸弹早已在湖心里掀起一长溜二三丈高的水柱，来不及躲避的渔船或小渡船，被炸得跟碎纸头一样随落下的水柱四下漂浮。离岛近些的大片鲜红的血水清晰可辨，血腥味好几天消散不去。最难将就的是钻防空洞。虽然是新打的洞，却是禁不住潮湿的湖风日夜紧吹慢吹，人钻进去，一股子阴湿腐臭的霉味由鼻子直冲脑门，只敢呼气不敢吸气。石缝里滴滴答答的水珠，大热天滴在颈子和胳膊上，凉飕飕地让人想起蠕动的蛆虫，浑身都要暴起鸡皮疙瘩。加上人多，仓促挖掘时留的通风口少，蹲上半天大人憋得难受，年幼的儿子更是憋得连声咳嗽。尽管跟湖上的齐老大有口头约定，但湖上历朝历代多少年打打杀杀形成的几十帮湖匪水霸，又岂是齐老大一个人能驾控得了的。知道躲难来的大多是城里的徽州大佬，便三天两头转来各种口信和纸条，伸手就是要钱，少了轻则一通粗口，重的

就给你使手段。前不久一天，狮子林大饭庄方老板家贪玩溜单了的三少爷，一时三刻功夫不见了人影，满岛遍寻不着，最后还是求齐老大出面，花了八百块银元，才从一帮小湖匪手里赎回来，人已成了讲不出囫圄话的病秧子。

那日子没法过啊！古语凝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跟夫君商量，怎么才能不让儿子因为这场战事而跟着遭罪。

“兵荒马乱的，你得为孩子想想办法啊！”一想到在城里遭日本人飞机轰炸的惊恐，想到儿子近来老是干呕，还有儿子随时可能像方家三少爷一样成废人一个，哪里还能睡着觉。

她也知道夫君难，原先打算做大上海的徽浦茶行，去龙华、虹桥几处有钱人渐渐多起来的地方再开几处分号，房子定金交了，几位分号经理聘书下了，头一个月包银也给了，现在倒好，全叫这场战事搅黄了。难的还有苏州的老店，总号和四处分号都挨炸起火，连码一下损失都来不及，只能顾命要紧。心下也知道夫君割舍不下自己和儿子，特别是儿子，聪明乖顺，小小的头脑里时常冒出些连大人都反应不过来的古怪想法，夫君喜欢得一天也离不开，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未来家族生意上的一把好手。由儿子的乖顺聪明，夫君总不免想到徽州老家不争气的大房一家。为了安顿大房和她的两儿一女，夫君在老家的镇里和县上开了四家铺子，加上原有的田地、山场，照说就是在苏州也算响当当的殷实人家。可真是怪了，加上下人也就十三四口人，却是隔上个把月就由会馆里转来要钱的信函，每每弄得夫君深恶痛绝地摇头叹息。

这也成为与夫君成婚六年来都着意回避的隐痛。就像是结了痂的创口，周边时时提醒你痒着难受，但却是挠不得。六年了，夫君的怜爱、疼惜，那份真情超出自己的想象。就连生意上的事，这么多年来也大多坐下来跟自己商量重要的大生意，还时常有意把自己推到前面。妇唱夫随、琴瑟和谐，常常是会馆里徽州人戏谑他们夫妇的笑谈。然而，人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所在。夫君对他二十多年生意上拼斗来的财富，却被大房和她的子女们三文不值二文地折腾多半，觉得无法容忍，也感觉对不起自己母子。虽然他从来没这样表示过，但以女人的心，以对夫君心性的了解，岂能感觉不到？其实呢，自己倒也觉得无所谓，都是夫君的亲人和骨肉，只要今后好好做人做事就行。再说这兵荒马乱年头，活着本已不易，何苦太较真而自寻烦恼。可生性要强、骨子里涌动着太多徽州人夫权意识的夫君，偏偏在大房和她的子女们的事上怎么也不肯将就。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般地恨得咬牙切齿，却就是不肯嘴上认账。这也是成婚六年来，两人都着意回避而不肯涉及的话题。

兴许是对眼下的战事和处境太过无望外加无奈，终于，前不久的一天晚饭后，夫君要使女碧湘带着儿子去前院，拉着自己来到临湖后院的石桌边坐下。上岛一个多月了，这在夫君来说还是头一次如此郑重。坐下后，夫君以少有的凝重，谈起对自己母子的安排。出乎意料，夫君的意思是要我们母子回徽州老家。

“也只有回徽州了！”夫君解释，徽州偏处江南一隅，四下里崇山峻岭，除闹过方腊和长毛祸乱，千余年来很少有战事打到徽州。加上国民党军三战区的重兵驻防，以日本人的狡猾和占领交通要道的战略意图，不敢也不愿丢开战略要地而涉险占领徽州。再就是对大房及其子女的彻底失望，他不能眼看着徽州老家的财富被他们就这样挥霍一空，既然回去，就要代他全权管起来，以便日后战事平复了，用做再图翻身的资本。还有眼看就到开蒙年岁的儿子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好好读书……说着，夫君拿出两封信函，一封要她呈递族长华锦公，一封交给大房倪燕萍，跟着便不容商量地敲定了回徽州的具体事项……

陡然，又是一次轿腿磕碰在崖壁上的锐钝，古语凝浑身一激灵，从沉思里回到眼前的徽道上来。

柳真遂贴着轿窗禀报，说是到了“东南第一关”，问主母是不是在关上的宽敞处歇息一会，意思是轿夫们也累了。古语凝觉得在这样险峻的山道上，空身人怕都早吃不住劲，这些轿夫竟抬着轿子爬上爬下这大半天，真个赛似天人了，歇息一会自是应该。轿子在关前一块簸箕大的石块上半扶半抵地停好，古语凝抱着睡眼惺忪的儿子下得轿来，一看却是未见碧湘的小轿，着忙问起来。柳真遂赶忙回话：“在后边，应该就到。”大家遂朝来路看下去，只见曲里拐弯地一线朝下，让人怎么看都不真实，没法相信刚才就是从这云雾缭绕、虚实难辨的路上走来。等到这边的轿夫们抽了一袋烟的功夫，碧湘乘的小轿才到得跟前。却又是无处停轿，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稍大些的梯道，也只能半边轿腿落地，两个轿夫下劲抵住轿子才得以停下来。

“太太哎，夹高夹险的山路，吓煞阿拉吧！”试着几次才敢站稳的碧湘，一脸煞白，娇喘地忙朝古语凝走近，到得跟前又紧着去捏了捏太太怀里何古子胖嘟嘟的腮帮。

“你不是一路睡着了吗？”古语凝看看柳真遂，又看看碧湘，疑惑地问道。

“太太哎，依夹好糊弄。阿跟伊还勿是怕依担心牵挂么！依勿想想，啥人见过走过夹险的路？吓也吓得格半死，啥人还敢困觉？”

见两人紧着对了一眼，古语凝心下不免叹道，真难为了小姑娘！也很是感叹两人的体贴。夫君坚持让两人伴随着回徽州，既看出夫君的良苦用心，也算是自己母子的好福气。

主仆之间说了会闲话，很想跟紧抵着轿子的轿夫们聊聊这山道，还想听他们说山里风土人情，却是这徽州话听起来太难懂，只好作罢。

碧湘接过太太怀里的少爷，用太太的团扇给少爷遮住刚刚西斜的日头，几个人便在狭窄的山道边看起这关口来。

说是“东南第一关”，其实并不大，也就两人多高，典型的歇山式造型。底座上，一边是赭褐色巨型方石严丝合缝的卯榫式结构，一边是就地取材傍着崖壁凿就。顶上翘檐飞角式的两层重阁，重阁之间巨石横额上，雄浑遒劲地刻着“东南第一关”五个柳体大字，两边是同样字体的一副楹联，右联是“关镇天目一线天”，左联是“门护龙首两邑民”。日子太久的缘故，字体的颜色早已褪去，与左首边粗粝的花岗岩石柱，右首边的崖壁浑然一体，显出一份格外的厚实凝重。穿过关门，另一边的横额镌刻着“徽杭锁钥”四字。从一位粗通文脉的轿夫似懂非懂的话里，大家听出了个大概：关隘所在为天目山的天目岭，与天目岭相对的大山即龙首山，关口恰好处于山道上下的关节处。刚刚一番艰难走过的四十里山道之外是浙江昌化地界，走来的四十里山路虽也说是徽州地方，但这险峻得让人心寒胆战之地，除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匪人之外，实则无人居住，关后的山下才是真正的徽州所在。自古以来，这徽杭古道即为徽北两县士子出山博取功名，以求闻达，以及徽人子弟外出打拼学徒生涯的必经之地。因其太过险峻，每年都有多人要么失足跌落山崖，要么遭匪人暗算。跌落山崖的，几十丈深的山涧，就算找着了也没有个囫囵尸体；遭匪人暗算的，或被勒索得倾家荡产，或被撕票后尸首无归……关隘的险峻也成就了当年的汪华大帝，他就是以少量乡勇据此险关而击退隋朝数倍于己的敌军，坚守住徽州的一府六邑未被战乱殃及而被唐王朝封为越国公。长毛匪乱时，侍王李世贤和匡王赖文鸿与曾国藩的十余万湘军拉锯一般鏖战于徽州及徽北一带，曾重创湘军，乃至陷曾国藩于覆灭险境，也大多因据守关隘之功……

接着，众人随轿夫们的指点，朝将要下山的龙樾里看去。这一看，除了轿夫们以外，大家的眼里都似放出光来。山下遥远处的龙樾里一带就像画上画的，

让人难以相信这战乱之时竟还有如此清丽、安谧之所。

正是中稻灌浆季节，一块块嫩绿中泛着鹅黄的稻田，阡陌纵横地由盆地底部层层叠叠地随周边的山势，砌上云遮雾罩的半山腰，曲曲弯弯箍着稻田的深绿色田埂，显得那绿的层次格外分明。点缀和分割着这满目绿色的，是山势或凸出或凹进处大大小小飘飞的瀑布，清亮亮地洒动着白绸布一般的润滑，似是奋不顾身又似是留恋不舍地飘然而下，一步三跌出少有的韵致和绵绵柔情。由众多瀑布、山泉汇成的小溪，叶脉状地涌进龙川河。高处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河水生动地从龙首山脚下甩头一拐，游走于鹅黄绒毯般的盆地中间，盆地里的满目绿色就陡然亮出一抹流动的清白，再绕着一座座极具水墨韵味的粉墙黛瓦村村镇镇，朝着重重叠叠的深山游去，满目山水竟头动尾摇地鲜活灵动起来。

再细看，高山掩映之间稍低一些的山坡上或山坳里，又是一番别样的绿色：浓绿的茶园，嫩绿的桑林，翠绿的竹海，还夹杂着苍绿的枇杷，褐绿的板栗，乳绿的苎麻……整个山下一派绿色的世界里，却又绿出别处所没有的层次，由这深浅变化的层次，山下的绿色就绿出了厚重、多彩而又生动的样子来……

联想到早年的父母和后来的夫君，每每说起家乡时的那份眷恋、那份忘情、那份说多久都意犹未尽的神态，古语凝总以为那是他们离家久了，难免生出的思乡情愫，心下总有些不甚服气。自古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难道徽州故里还能美过天堂之誉的苏州不成？及至今日这关上一见，才明白他们所言非虚，也才理解说起家乡时他们的那份情感寄托。自己生在苏州，长在苏州，按说除了父母、夫君介绍的徽州，对那遥远而又模糊的地域之外，并没多少印象。这关上一看，竟莫名地就有了些多年游子回归故里而急于投入父母怀抱的亲近感。一路上，苏淞那边战事造成自己透不过气来的重压，似是也因见到故里这清亮、美丽和安谧的景色而轻松了许多。



上山容易下山难。

果如轿夫提醒，这下山的轿子怎么坐都不如上山朝后仰着稳当，总有往前一冲一冲的感觉。许是在关上的一番流连，清醒过来的何古子不停地喊着“姆

妈,抱紧点!”古语凝只得哄着他,不住地调整姿势搂紧儿子。

下山的路虽然短一些,但却越发陡峭。直到下得山来,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看看西坠的太阳,原定要在揖别亭歇息的想法也只能赶路要紧。

这揖别亭一过,在山上看到的美景一下子全都呈现在眼前,真个是触手可及。原先被绿色裹得严严实实而分辨不出的庙宇、庵堂,叔侄尚书牌坊、父子宰相陵墓……一路上隔不了三五里就是一处。看着这些掩映在高大的树木和密密匝匝的竹林中的古建筑,古语凝竟有不是来乡下避难的感觉。虽然从小跟随父母,以及成婚后相伴夫君因着生意往来,免不了进出苏州乃至沪上的名胜和那些个玲珑别致的私家园林,但要是跟眼前点缀这高山大川要紧处的景点相比,总显得像是圈在笼子里的家雀,没法跟身边这些雄浑、野性,不事雕琢而又相得益彰的景观相比。不是急着赶路,古语凝真想一处一处地好好看下来。

上了河边的官道。官道丈把多宽,铺的全是五尺长短、尺五宽窄,闪着油青光亮的黧青条石。正是植物疯长的季节,官道两边半人高的花花草草,像是给官道镶了一道花边,沿着龙川河向远方漫去。官道的左首边,一川泛着绿色溅着白色浪花的河水上,架着一道道用原木扎就的木桥,每道木桥两根细长、等距离地呈八字形深插河底的木架上,平铺着原木捆扎的桥板。三三两两村姑娉婷婷婷行走桥上的身影,倒别致有味。河水的平缓处,木桥、竹丛、树林、行人和村镇青砖黛瓦的倒影,让一行人只感觉是在画里行走,看得眼珠也似是转不过来。

转身,轿子上了官道连接对岸的廊桥。

远处看这廊桥倒也不觉得,待走近了就觉出别致来。廊桥前是三阶九级与官道等宽的石阶,拾级而上进得廊桥,同样是黧青条石铺就的桥面。一眼扫过去,古语凝不觉地赶紧喊停轿,下得轿来,忙将儿子交到碧湘手里,随即细细地看起这廊桥来。只见这桥面两边,一溜供路人歇息的美人靠,美人靠上方,大约丈把长就是一扇石刻八角无扇窗棂,镂空刻着“喜鹊登梅”、“龙凤呈祥”、“五子登科”、“竹报平安”等喜庆吉祥图形。每扇窗棂之间,廊柱支着的横梁正中盈尺见方大小之处,居然下工夫精雕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有的是“秉烛苦读”、“凿壁窃光”、“断杼训子”等劝学典籍,有的是“扇枕温衾”、“卧冰渔母”、“孔融让梨”等孝悌掌故……一处为行旅遮风挡雨、聊备歇息的廊桥,竟营造出如此丰富的教化内容,这让古语凝在感觉故里山川秀美的同时,对父母及夫君总在

说老家深厚的人文历史印象,平添了一份实际感受,对这趟避难之行的压力自是又轻了三分。

就在碧湘抱着儿子扒在美人靠上,跟廊桥里的路人们一惊一乍地看着河里逆水而上跳动的鱼群时,却见下游几丈外河滩凸出的凉亭里传来一声长一声短、似吟似泣的悲鸣,细听起来突然间给人以心里发憷发紧的悲凉凄切来。循声看过去,就见一中年妇人撩起掖在大襟上的汗巾,掩面探身在亭栏上一抽一缩地泣诉不止。当众如此号泣而又不顾不顾,显是遇上了极其悲伤之事。但让人怪异的是,却见廊桥里众多路人,包括轿夫们皆一脸漠然。细问缘由,这些当地人介绍,徽州自古以来男丁皆外出读书、业商,妇人大多留故里主理家政,赡老抚雏。男人经营成功了,顿觉光宗耀祖,脸面有光,一家甚至整个家族皆跟着兴旺发达。然而,这等好事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如愿。有人别妻弃子外出几十年却了无所成,无颜回归故里便只能终老异乡;有人虽业商有成,但却因生意上的倾轧,或陷入异乡利益纷争,或遭遇重大变故,常有牢狱、暴亡之灾。在徽州,哪年不发生多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惨祸,本地人早习以为常,若非至爱亲朋,谁个能过问过来?

再细一打听,由轿夫和路人们的口里听来个大概。

原来妇人的丈夫自幼苦读,志笃却神迂,奈于家贫,不得已远赴嘉兴帮本家族叔经营桐油和生漆生意。这一帮就是头十年,年年除了混口饭吃,就只能盼着族叔年终赏个三五十块银元,直到第五个年头才混了个柜台朝奉。省吃俭用,乃至算计着三年一探家的盘缠,好不容易积攒了点血汗钱,才敢跟族叔说妥挂个分号名义独自经营,便随家乡的朋友来到沪北临近盐铁塘的浏河镇挂牌经营。

该是他时来运转发利市。这浏河镇外靠长江口、内临盐铁塘等两条通浦江的河汊处,走水的大多是几十到一二百吨的小木船,都需要定期维修、上油,这生意就一下子好起来,桐油和生漆的经销量竟高过了总号。在交了族叔一份厚礼后,又经中人说合,允准另立新号独立经营,新号开张后生意居然日盛一日。

说来事巧,好事竟让他赶上了。今年上半年,临近的吴淞口到宝山一线突然多了许多军事上的工程,国民党军征调了大量木船抢运货物,生意较往年又忽地大了许多。喜不自禁又难以支应,他即刻修书将老家十六岁的儿子叫来身

边，既是帮衬，也想带出儿子尽快挣份家业。儿子来了，但原先只够应付正常生意的桐油却时常接济不上。他随即一狠心，花钱请了几桌客，由会馆出面担保借了一笔钱，紧赶慢赶从老家运来一船三十多桶桐油。清楚一船桐油的贵重，父子俩差不多日夜看护，生怕出了差池就前功不再。正是大小木船维修、上油日头最烈的七月头上，也是生意最好的当口，像是突然冒出来一般，日本人的飞机、炮舰呼啦啦朝上海涌来，长江口、吴淞口、宝山一带一时成了国民党军与日本军队打得死去活来的战场。父子俩本也可以像别人一样逃命要紧，可命逃了，这攒下去的几十桶油钱，这二十多年生意积攒的本钱就没了，倾家荡产了，这命还有什么要头？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子神智迂腐，半辈子没挣出个家业，眼下生意正旺，就盼着趁机发上一笔，哪里敢有逃命的念头？偏偏这儿子也是个读书下劲、临事缺心眼的老实孩子。见父亲死死坐在油桶旁守着，也便白天一本书，晚上一把洋电筒地陪着守起来。孰料，第三天半夜头上，交战双方着了魔地疯打起来，那炮弹比“六月暴”的雨珠还密……终于，下半夜里，几发不长眼的炮弹炸上油桶，父子俩一句“我的油唉……”话没说全，便被冲天的大火舔鸡毛似的吞噬……

陡然遭遇夫子双亡，且死于非命，唯剩孑然一身去面对尚有数十年光阴的余生，古语凝不自禁地替她打了个寒战。想起自战事爆发以来一个多月非人的日子，想起所见的满目血腥，尸横盈野，虽然家人平安，未受荼毒，但那份精神压力丝毫不比眼前这妇人轻松。

想到这里，她忙叫来柳真遂，从轿底的皮箱里抽出一张银票，嘱其给妇人送去，以尽自己一份抚寡的心意。



天傍黑时，一行人走进龙樾里街头。

龙樾里是全县首镇。自东晋始迁祖常侍将军卜居以来，即为何姓的族聚地，何姓人口占全镇的八成以上。在太湖三山岛临湖后院的那个晚上，决定他们母子回故里避难时，夫君就曾介绍，龙樾里何姓是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新安望族，有着完整严密的族规乡约，务必恪守才能立足站稳。好在如今的族长华锦

公是本家族叔，信里也再三拜托其关照，想来不会有什么差池。古语凝岂能不明白，这是夫君怕她有顾虑而在好心安慰自己。其实自己心里有数，就是再有顾虑还能比儿子的性命重要？再说，好歹在苏州长大，这些年生意上的事也大多参与周旋应对，岂能不识轻重，出一些不该出的念头？

心里想着事，就见轿子穿过前街来到大门口。

高大的门楼两边倒是挂了燃着红烛的灯笼，人，却只有一个年长的下人在大门外接轿。

早就通过会馆信使，通报了一行人动身启程和到家的日子，按说大房应是早有安排，却是未料到如此冷清。

古语凝有气当没气地地下得轿来，拉着儿子的小手，拾级而上进得前门厅堂，穿过约莫三丈多长的天井，迈进灯烛通明的中厅客堂。

客堂里坐着的应就是大房一家人了。

坐在上首中堂条屏顶着供案前的想来必是大房倪燕萍。

左边首隔着茶案坐着的是大房的两个儿子，何文卓和何文星。

右边首茶案上手坐着的是大房的女儿何文霜，只剩与何文霜隔案下手的空位。

倒像是三堂会审的架势。

见一家人既没有问候，也没有让座的意思，古语凝微微弓身揖了个万福，喊了声：“大姐！”见倪燕萍似有若无地像是点了一下头，便按照一路上的嘱咐，要儿子给大娘跪安，给哥哥姐姐们行礼。

谁想，人小心不小。何古子看着这一家人板着的脸色和前辈子结仇似的神情，竟挺着小小的身板，也朝着一家人怒目相视，不肯下跪。直到妈妈握着他的手使出暗劲，以他在家做错事的语调告诉他：“好孩子就应该听妈妈话！”他这才犟着颈子面朝屋顶跪下磕了个头。

见儿子犟劲上来，料想也不会再给其他人行礼了，她只得拉起儿子，对着一脸不屑的何文卓兄妹说：“哥哥姐姐都是大人了，弟弟人小不懂事，就原谅弟弟这回吧！”

一直绷着脸，撇着嘴巴的何文霜，这时翘起食指在脸上羞辱人地边划拉，边抢白着说道：“谁和他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还不知道哪来的野种呢？”

古语凝的脸“腾”地一下就血红血红，那曾经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呛肺管。人

怕伤心，树怕剥皮。就因为早先坠入烟柳地差些失身的不堪，她才抱定不移的信念，这辈子要做个好女人，且一定要做个有尊严有作为的女人。因而与夫君成婚以来，无论是相伴左右，还是独自应对，她都落落大方地应对裕如。对一些钦羡她美貌、抱有非分念头的登徒之辈，她皆拿捏住分寸，根据生意大小，或是成功缓急，要么笑颜虚与委蛇，要么冷眼凛然以对，让人无计可施却又只能生意照做，背地里却都恨得牙痒痒地送她个“冰雪花瓶”的雅号……原先老听夫君说起大房蛮横，两个儿子糊涂无知，女儿要蛮刁钻，她听了也就是听了，从不往深里想。想这干什么呢？在苏州住得好好的，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辈子未必碰得上头，权当是夫君对他们声色犬马败家的泄愤。

怨只怨这场可恨的战事，让一对毫不相干的冤家在故里碰头。

作为女人来讲，她有时静下心来想想，也隐隐地有些不忍。因为自己介入，或是夫君太过喜爱自己而贪恋鱼水之欢，至少自成婚后他便再没回过故里。将人心比自心，一个女人让另一个女人长年占住男人，换作自己，岂有不怨愤尤加的道理……

但无论如何，也不该把头一回相见弄得如此不堪啊！

就在她心里这般想着时，已经听明白是在骂妈妈和自己的何古子，突地挣脱妈妈拉着的手，冲到何文霜的座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她骂起来：“依是野种！依才是野种！”

在家里和整个家族撒泼惯了的何文霜，从阵势和语气上听出何古子是在跟她对骂，就骄横地跳离椅子，冲出几步抬手便是“啪”的一声脆响，一巴掌朝何古子打去。

这一巴掌显是用足了力道，只见儿子一个踉跄往后直退。古语凝正上前欲拉住儿子，就见一向文静瘦弱的何古子一个反冲，逮住还没回到椅子上的何文霜胳膊，没命地就是一口。

何文霜“啊”的一声尖叫，立时就一脸煞白地疼得蹲了下去。

少有如此吃亏，她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再说，商量好的要给这骚狐狸母子俩好好地杀杀下马威，怎么也不能让这小崽子搅黄了，叫骚狐狸占了上风。她忍住痛，绕开何古子，张开两手疯了似的哭着叫着朝古语凝扑去。

站着没动的古语凝清楚，她不能乱了自己，就是受伤也要挺住。正在想着怎样应付这疯了一般的二小姐，就见影子一动，原先还在中厅门外等着招呼的柳真遂已闪了进来，伸出一只手，钳子一般拧住何文霜的一只手臂。何文霜又是

“啊”的一声，痛得弯下半边身子，动弹不得。

见讨不到便宜，还可能伤及自家人，没奈何，倪燕萍只得站起来说：“都是话赶话，轻重难免。都住手吧。”

随即，她朝中堂两边过厅耳门后偷偷伸头看热闹的下人们喊道：“看什么看！没见二姨太还没吃饭吗？还不抓紧准备去！”

虽知道此番回故里，与大房一家相处绝非易事，但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开头！古语凝清楚，如果就这样任其羞辱，自己母子往后的日子将没法过下去。想到这里，她朝开头一直没说话但却明显等着看笑话的倪燕萍说：“大姐，反正已是到家了，暂缓一会吃饭不迟，有几句话还是先说开的好。”

随即，就不管不顾地说道：“原先呢，想着都是一家人，没想着要伤了彼此和气，包括我，不该由着小辈撒泼伤人。既然这样了，我也只有把话说头里了。”

她理了理乱了的发缕，盯着眼里有些茫然发虚的倪燕萍说：“大姐，你们可以不欢迎我，但是没办法，我回来是老爷安排的——不是安排我回来只吃饭不干事，而是差使我回来管家理财的。这信里呢都写得清楚明白，你们自己看。今后，我可就要按老爷定的规矩办——惹恼了，我可是谁的面子都不买账！得罪的地方难免，包括你大姐在内，到时候全家人别怪我事先没说清楚！”

说着拿出夫君给倪燕萍的书函递过去。

粗通文墨的倪燕萍只得打开书信看起来，看着看着，那脸色便越来越红，跟着涨得紫起来。看到后来，就忍不住泪盈满面，放声哭着骂起来：“你个遭天杀的何清源！你害得老娘好苦啊……临了，你还让我没着没落！天杀的何清源，你要我把家业交出去，让老娘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

“那倒也不是，信里写得清楚。除了饮食以外，每人的月例按数支取，由随我回来的账房柳真遂支发。”看着一家人传阅夫君的信后，个个像雨打小鸡似的蔫了下去，古语凝就接着说道，“大姐，我看这样，辰光不早了，今天就不多说了。你们晚上做做准备，明天就由柳账房接管账房的一应事务。”

说罢，也不等倪燕萍回应，介绍了随行人员，问清了厨房和东偏院的去处，一行人即穿过耳门向后走去。

转天一早，遵照主母的安排，柳真遂给大娘禀报为了避免大家一桌吃饭的尴尬，从今天早饭开始，两房一样伙食但分开来吃。并以虽然委婉但却是不容置疑的语气，申明了老爷的决定：到家第二天即行接手账房。

早饭后，柳真遂将主母拜见族长华锦公的礼担就已准备停当。

由下人老余挑着的礼担是精致的一挑，两头各是三尺来高叠放的三屈藤编礼盒。礼品除按夫君交代的故里礼数以外，古语凝还特地将逃离苏州时不舍丢弃的两匹苏绢、一幅绣着寿字图案的苏绣，和自己备用的一领白狐围颈，交由碧湘齐齐托着，牵着儿子一道去拜谒族长华锦公。

昨日傍黑进镇，也是心里想着事，未及看清镇里的风光。这大清早走在镇街上，心里感觉一片敞亮。露水浸润的石板街巷，轻烟般的薄雾团团缕缕，和着清泉绕过家家门前的淙淙流水声，加上四野漫过来的庄稼成熟与竹木茶桑等植物混杂着的郁郁清香，给人从身体到心里都凉凉爽爽清润润的感觉，一丝也不觉得眼下的暑热。

一路走来，老余随走过的街巷逐一介绍：前街、后街、长街、横街、上河沿……又恰到好处地对这些街巷的由来，居住着哪些名门望支，往日都曾发生过哪些奇闻逸事，都于不经意间介绍了个大概。

这倒让古语凝奇了。不可理喻的大房一家，怎的就有老余这样颇有学养的下人？跟自己一道回来的柳真遂，怎的这么短时间就从头十个下人之间熟识且挑出这么个合意的人来？短暂接触，由他的待人接物，看出像是在外游历过。正是用人之际，她便着意留心起老成且很有分寸的老余来。

这时就见镇里人都忙起来，很有些市声如潮的样子。各家店铺下了槽门，挂出各色招徕生意的招牌招贴。走过来的几条主街沿路都是摊点，或是山里的各类土特产，或是各种洋货和花色繁多的针头线脑。镇外的乡人挑着新鲜的蔬果，沿着门面和摊点边走边叫卖。各家小吃摊点，临街的缸灶热烈地燃着浓烈松香味的柴火，蒸、煮、煎、炸着山里人特有唯老余才叫得出名字的各色点心。几家茶馆，坐在炉灶上的洋铁水壶都滋滋吐着热气，屋里氤氲出缕缕特别的茶香味。路过的几家酒楼，似是时辰尚早，除几个小伙计忙着清扫昨日的尘迹，门庭和大堂皆极有气势地待客而沽……